發佈：2013-10-17, 週四 19:02
點擊數：3822

「新界東北」這四個字最近在香港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字 ，但對我而言是一個很陌生的字。我是在新界長大，生活的。從來，新界是「新界東」與「新界西」這兩個地域組成的，新界原本是沒有新界東北這個區的。新界東北這個名字，是香港政府把古洞北、粉嶺北和坪輋／打鼓嶺的農地劃出後，將這幾個區域統稱為新界東北。因此，當我一開始看到「新界東北」這個名字時，我覺得很陌生，完全不清楚新界東北是一個什樣的地方。

在地圖上是找不到新界東北的。在GOOGLE MAP 上尋找馬屎埔，打鼓嶺時，只能在地圖看到一片空白的區域。曾經有一位朋友跟我說，政府規劃時，就是在地圖上劃圈，來決定這個地方的用途。我經常在想，政府把這些地方納入規劃時，是不是因為這個地方在地圖上看是一片空白，如一張白畫紙般，可以畫他們的理想世界。

但是，現實是否真的這樣？馬屎埔，打鼓嶺這些地方是否真的是一片空白，沒有人居住？是否真的是以「機關槍掃，都死唔到十幾人」的一片荒蕪之地？

古洞，粉嶺北這些地方並非無人之境。這裡有著不同的村落，社區。如粉嶺北的其中一條村馬屎埔村，便是香港僅存小數仍然以農耕為生的村落。古洞更是一個很完善的社區。古洞裡有不同的建築群。有醬油廠，木廠，酒廠，豆品廠組成的工廠區、農田及住宅區，加上傳統的鄉村茶樓，鄉村學校，本來已經是一個有完整網絡的社區。這些地方是有人生活的。每一家，每一户都有著自己的歷史。

他們很多都是1949年逃亡到香港的，向原居民租借土地，在那些地方耕種，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。讀香港的歷史時，從來只知道香港從漁村走向工業化，再由工業化走向國際金融中心。歷史與我們的生活是割裂的。我從不能從歷史中尋找到自己的根。

但是，我從馬屎埔村，古洞這些地方尋找到根的感覺，我在這些地方明白到香港的農村生活是什樣的一回事，明白到「我」是從何而來的。歷史與生活不再割裂。農村生活完全呈現了我們香港過往的面貌，填補了香港歷史的空白，讓我們知道社區的歷史。農村，社區就是活著的歷史，我們可以觸摸到，可以經驗到。相比於文字，影像更加有力。但在香港，社區已消失得七七八八。以上這些地方，是僅存的社區。調景嶺消失了，衙前圍亦消失了，菜園村也消失了。如果再消失更多的社區，農村。後世便不會再有地方尋找自己的歷史，「我」是從那裡來，尋找自己的根。

在香港，這一群生活在這裡很多年的非原居民，從來都是被壓迫的一群。他們得不到政府的保障，從來只是淪為發展的犧牲品。政府發展的時候，必先從他們下手。我老師曾說，香港的「原居民」與台灣的「原住民」，雖然只是一字之差，但是分別卻很大。他說台灣阿美族人面對迫遷，不斷與政府周旋。即使最後不能保衛家園，但仍然迫使政府廣植他們的家族樹-麵包樹，才肯搬到政府的樓房。相反，新界原居民說出只要政府賠償足夠，更可把祠堂都售賣出去。現在新界還有多少原居民是留在原居地？還有多少原居民視土地為母親，守護土地，而非把土地視為商品，賤賣出去？土地商品化，令我們的歷史，生活，文化從此亦變得不紮實。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或許會令我們年輕一代日後能成功置業，但肯定的是，土地被鐵絲網圍著的那一刻，我們的歷史，文化亦隨之而長埋於黃土之中。

這樣的發展，絕對不是我想要的。我不希望我將來住的地方，是拆掉了別人的家園，破壞了別人的生活方式而成的。更不希望住的地方是沒有人情，沒有歷史的社區，只有冷冰冰的高樓大廈和沒有人情的大型商場。所以，我們都應該問問自己，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？

Phoca PDF

發佈：2013-10-17, 週四 19:02
點擊數：3822

作者陳誠彥為鄉土學社、香港樹仁大學學生

Phoca PDF